

空軍官校二十二期前輩黃山年先生口述回憶(一)



黃山年先生在上海時攝

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晚上海打上海開北和南市（註一）的時候老百姓很緊張。我家在上海南市（非租界）蓬萊路蓬萊市場開店。後來情況緊急的時候沒有辦法的老百姓只好進租界。我騎伙計的頸經過鐵門進租界。開北受害最大。上海事變令我印象最深。

二十一年我入南市市立尚文小學。二十五年日本橫濱教育局派十位小學生親善訪問上海市立萬竹、西城和尚文小學。上海教育局從此三小學校選十名學生（其中之一是我）在萬竹小學開歡迎會。

二十六年我家遷入公共租界。我入上海中學初中部一年級。南京路新建的慈淑大樓低樓的數層是中國國貨

公司。家父有其部分股權，因此顧王祥同學與我常至此頂樓玩耍。

二十六年八月十三日，日軍炮轟上海開北和南市的時候租界南北濃煙遮天和一片火海。很多難民湧入租界。我家在南市蓬萊市場的店也沒入火海。幸好員工們安全地進入租界。

一天我在慈淑大樓十二層頂看兩架追逐的飛機進入租界後，一架在人密集的大世界附近掉下一枚炸彈。報載平民死傷重大（註二）。我們經常見兩方飛機交戰。若翼漆紅圓徽的飛機冒煙和起火，我們大呼和鼓掌。若漆青天白日徽的飛機冒煙和起火，我們哀聲嘆氣。雖然我們是初中學生，我們愛國情操高昂。

日軍稱三日占上海和三月亡華。三個月後日軍從三向攻蘇州河北岸我軍守的四行倉庫。一日成千上萬的中外籍湧入蘇州河南岸租界後看四行倉庫頂升一面很大的國旗。迎風飄揚的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顯得光輝奪目。在租界的很多同胞被感動得高呼中華民國萬歲。有人狂喊，有人流淚。外籍人士亦鼓掌，伸大拇指和高呼頂好。翌日報登女童軍楊惠敏游過蘇州河後獻國旗給守軍謝晉元團長。八百孤軍的士氣被鼓舞。上海外籍敬佩不屈的英勇守軍。

數日後八百孤軍奉令撤出前和租界方協議借道租界往滬西。孤軍過橋後入租界。租界方軍運孤軍至膠州路膠州公園後要八百孤軍繳械。雙方僵持不下。中立人士協調若我軍越租界，日軍必提同樣要求。我軍接受暫留租界後集中管理，英國代保管軍械。從此八百孤軍被監

禁在租界膠州公園，亦稱孤軍營。

我高二或高三生的時候認識一位大廈大學三年級張姓學生（雲南籍）。他租一個亭子間（小房間）。此君常邀我們中學生玩和解決我們課業疑惑。他常講日本怎麼欺負我們。我們聽後很氣憤和難過。年青人很容易受感染。他慢慢地要求我們幫他處理一點事。好幾次他拿一堆打倒日本和漢奸的宣傳紙給我們。顧王祥同學與我常去南京路大光明戲園看電影。我們拿報紙包宣傳紙。彼時影院一下子燈全暗。不像現在慢慢暗。瞬間熄燈的時候瞳孔不適應光的變化，因此看不清。我們買樓上坐。熄燈的時候我們推出報紙包的傳單。有時候沒人管。有時候影院開燈後到處找嫌疑人。這是我們抗爭日本的初步。

後來他教我們塞黑函給囤積居奇的奸商和漢奸的門縫。我們沒感覺怕。只憑感覺這是我們應該做的。

八百孤軍撤至上海膠州公園一至二個月的時候我們同學募款。我找家父與阿姨拿錢。我們集中款後買水果、書和文具往膠州公園慰勞孤軍。兩年中我們慰勞四回。多半大廈大學張姓學生約我們十幾個人勞軍。一回我們十八位男女同學含一位六歲小孩一齊去膠州公園。看門的印度紅頭阿三數某團十八人進。小孩算一位。一至兩小時後此小孩跟別的團溜出，因此孤軍班長和立本跟我們團出來。他出營後立即被接走。後來我在浙江金華聽說他也到金華。他的國學程度不低和毛筆字寫得很好。聽講他考軍校的時候因為他有點麻面，未被錄取。彼時軍校不收麻面生。

我們與大廈大學張姓學生想辦義務小學。他說：「你們想辦法弄錢。我想辦法備場地。一供文具的義務小學招年紀大的文盲。大家募

款後買小學二年級的課本和文具。小學租弄堂的兩間教室。一百多人上課。我的同學，他校的高中生與大學生當老師。辦一年多後不准辦，因為未立案。

二十九年汪偽政權成立後欲招謝晉元團長任右集團軍副總司令。謝團長嚴詞斥責和撕委任狀。次年四月二十四日他被刺死。上海人民憤怒汪偽此鄙下的惡行。

日軍隨時搜索抗日分子的時候封鎖某區。一日我乘公共汽車經過永安百貨公司的時候人閃得很厲害。軍人拉鐵絲網和圍住整個區。我在前一站下車後逛對面的西施公司。和平軍和日軍打一位要鑽進鐵絲網的白髮老太太，因為她家在被封鎖區。五十至六十歲的老太太被日軍拳打腳踢和罰她跪下。我很難過。這些事激發我們強烈的愛國心和憎恨日本人。

汪偽和平軍比日軍溫和，但是在極司非爾路七十六號汪偽特工組織的惡名昭彰。若進極司非爾路七十六號，走出的人不多。上海人怕和怨七十六號。七十六號成了令人恐懼的代名詞。

三十年七月我高中畢業。一位年約三十餘歲的人與顧王祥同學和我見面的時候說大慶大學張姓學生牽線。他告訴我們國府教育部、國民黨、三民主義青年團和社會部合計五個單位聯合招上海高中以上的學生們去內地升學和加入抗日工作。他問我們想不想往內地參加抗戰？顧王祥與我商量好幾天後決定我們不告訴父母和去後方參加抗日。

我們倆的家境中等。先前顧王祥去內地的時候被逮回上海，因此他開鐵工廠的父親不給他一文錢。若他看電影和買東西，他父親找伙計陪他。我已打算去內地。我跟父親講：「我不上大學。」家父說：「介紹你去（日本）橫

濱銀行工作。」我說：「好嘛！我曉得我不會待上海。」

陰曆八月五日下午連絡人告訴我：「明早六點去浙江路橋（蘇州河）後有人招呼你們。你們跟他走。不要用這張中國銀行發行的一圓新紙鈔。這是符號。一人一張。」我回家後跟母親講：「我今晚去嬌嬌家過夜。」嬌嬌沒生兒子。三叔當他是他的兒子。我常睡三叔家。三叔嬌待我很好。母親說：「好。不要忘了回來過生日。一次日是我陰曆生日。」

當天我們住浙江路一家小旅館。因為我們瞞著家人離家，兩人皆沒有錢。我說：「你陪我去我家的店。看還有沒有人看店。」在慈淑大樓的店早打烊了。姑父管帳。他兒子在店內。我問：「你爸爸去那兒？」他說：「出去了。」我說：「我爸爸要用錢。找姑父拿點錢。」他不在。那怎麼辦？沒關係。你有沒有錢？「他摸摸後說：『我只有六十塊。』我說：『可以啦！』我們買牙膏，牙刷，毛巾和內衣褲。他吸煙，所以他買兩包美麗牌煙。我們回旅館的時候已十一點鐘。躺床的時候因為思緒混亂，無法入眠。」

翌晨付房錢後用早點。六十塊沒剩多少。我們準時到浙江路橋的時候果然有人招呼。我們隨此人上小船。艙內已有兩位年青人。彼此點頭。兩位船夫立即駛往蘇州河上游。河道關口重重。遇和平軍的時候船夫送一條煙說：「做生意的。做生意的。」遇乘舢板的日軍的時候船夫送一瓶酒。如此過關。至松江前一位船夫領我們四人上岸。我們步行約兩小時邊過松江城後再上船。船愈行，河愈窄。不時從蘆葦冒出穿民服的人叫口令。我們聽不懂船夫說什麼。船夫答後繼續行。

晚六至七點船至辛塔。船夫要我們上岸後

往五十至六十公尺遠的祠堂報到。在祠堂的人問：「你們的證件呢？」我們拿出一圓紙鈔。我們簽名後他給各人一個鐵牌和說：「小鎮有四至五家小飯館。你拿牌子去任何一家吃飯。若他有什麼，你吃什麼。吃完後立即回祠堂。」我們四人回祠堂的時候約四十幾人已站隊。我們站七位女生後面。一位面對我們的人說我們是上海第五批內送學生。預計招六百名大專生。

全體上三條小船往下站梅溪。我們四人跟七位女學生同乘一小船。行一段後我瀉肚。船上沒有馬桶。船夫告訴我抓船邊的桿子。臀部懸舷外。瀉的時候出的音引艙內的人笑出聲。過一段後船夫教我們下船和交待：跨越蘇（州）嘉（興）鐵路的時候兩邊有人架槍和保護你們。不可出聲，因為此區有日軍，和平軍，紅槍會（救國軍）和遊擊隊。不要走路面和反光處。反光處是水塘。沿途走田埂的時候小心。到梅溪後安全了。此是忠義救國軍和遊擊隊的控制區。

此時已近中秋。月圓。晚上我們四男與七女登上稍高的鐵路的時候果真看見鐵路兩邊有人和擺機槍。越鐵路後每走約一個鐘點的時候停和換一位嚮導。我想可能彼時的保甲制的一個保出一位嚮導。停的時候某些同學因為走累了，躺地後睡著。新嚮導來後一個推醒一個。跟嚮導走的時候依然有人掉進池塘。大概換六至七位嚮導。最後一位嚮導說從鐵路至梅溪走了約一百華里（五十公里）。很累人。我們到梅溪的時候已日上三竿。領隊交我們四十餘人給梅溪轉運站。

我感覺冷和冷得不得了。我沒有衣和被，也沒有錢。什麼都沒有。後來曉得打擺子。同批三位何姓姊妹長我兩至三歲。何端大姊領兩



30年12月28日黃山年先生在浙江金華雅村青年訓練班攝

位妹妹有備來內地。她帶棉被、錢和一瓶五百粒奎寧丸。彼時奎寧丸是不得了的金子。何大姊每日給我服奎寧丸三回，買稀飯或麵和給我被子。我從沒離開過上海租界。此是我第一次出門，也第一次覺受離家的難過，因此我哭了。她們說：小弟弟，別哭。告訴我什麼事。我們幫你忙。我請她寫信給家父。我們不曉得去那兒和何時到。她們問出我們將去金華的地址，什麼廟。約一周後打擺子慢慢痊癒。

雙十節的時候梅溪舉行慶祝大會和遊行。我因為體弱，未參加。

我們在梅溪待兩個月。上海又來四批學生。我們一齊步行往金華。日行和夜宿祠堂或學校。早晚用熟食。午餐是乾糧。多日後走至浙贛鐵路蘭溪站。我們乘浙贛線火車往金華後往一間廟報到。我立刻問他們有沒有黃山年的信。你有一封電報和匯款。因為名冊沒有你的名，退回電報。我趕緊拍電報給家人。家父來信和匯款。家信寫我不該不告而別。我失蹤後家父四處託人往日軍憲兵隊和極司非爾路七十六號詢我的下落。家母去靜安寺路靜安寺做法會

三日。她求菩薩保佑她的兒子不出事。家信亦提在重慶國府文官處任科長的堂舅（家母堂兄一通信址。家父曉得我到金華後打算安排店夥計金雨生來金華開店。他希望我安心地在金華入學。我趕快回信：這是打仗的地方。很亂。千萬不能來。跟中共打仗的時候糟糕透頂。兩岸一刀完全兩斷。割斷親情。這很可怕。

一位年青人領太太從上海至金華。金華是上海往內地的一個站。他認識我家人。家父托他轉告我：「留在金華上學。不要走動。」家父寄錢給我後我買棉被和必需品。何氏姊妹幫我很大的忙。可以說令我起死回生。我請何氏三姊妹與顧王祥去館子大吃一頓。他們外食的時候一定邀我。我們五人感情很好。我很感激他們照顧我。

青年訓練班（青訓班）在距金華兩至三里的鄉下雅村。六百餘人受軍事訓練三個月。我們住祠堂和廢棄的小學。大夥打地舖。稻草舖一床毛毯和蓋一床毛毯。我有新被，所以毛毯給顧王祥。晨六時起床後拿鋤頭往河邊。敲破冰後弄點漱口水。大家在操場排隊和升旗。同學們感覺很興奮，因為汪政府不准人民

在上海升旗，除特定節日，上海市升汪政府的國旗（國旗上加黃三角旗寫和平反共建國）。排隊站的位置顯出一條露水痕。每日上午上學課。多半是精神教育。下午出操課練立正、稍息、左轉、右轉。三個月間上海各校來的同學們相聚得非常融洽。彼此交談很投緣。

浙江省民政廳廳長阮毅成先生兼任我們班主任。軍訓快結束前阮主任往重慶開會。他回浙江後先來金華看我們。他點我名的時候多看我一眼。我不在意。解散後一位區隊長找我和說：「主任

找你。」我想主任與我沒有關係。他找我做什麼？我向主任敬禮後他說：「你是黃山年？結訓後你打算做什麼？」我說：「考空軍。」他看看我後說：「若你考空軍，恐怕不行哪。個子太小。」我說：「我一定要試。」他問：「你為什麼考空軍？」我說：「第一，我看過日本飛機炸我們同胞。二十六年八月十四日我沒看到我國飛機。日本飛機炸蓬萊市場後整個市場燒光了。此令我印相深刻。剛到金華的時候老跑警報。那時候軍訓還沒開始。我們從城往田間躲一個上午。我非常痛恨日本的空軍，所以打算考空軍。」主任說：「你身體差一點。等長大一點（我十八歲）。我的意思希望你上大學。我在麗水辦英士大學。你去麗水後上英士大學。」我說：「若我上學，不行啊！我沒有錢。我家在上海。」主任說：「沒關係。錢不是問題。我負責你的學雜費和生活費。」我說：「我還是想考空軍。」他說：「好吧！若你想考空軍，你去考。我給你一張名片。如果有什麼困難，或還想上大學，你來找我。」我說謝謝後辭出。

三十一年二月初青訓班結訓後同學們各奔前程。有的同學們投靠親友。有人邀我回上海。領隊領四人同行。家父見我的時候興奮得落淚。母親說我離家後她受很多驚嚇。日軍發動太平洋戰爭後日軍攻香港、菲律賓和安南（今越南）。日軍亦進上海英法租界。上海的外籍人被拘入集中營。每日日軍押外籍人掃街和拉黃包車。一星期後我不捨地告別雙親。領隊領四人經杭州靈隱寺和平軍和日軍設的檢查站的時候透過關係過關。徒步往西經景色優美的西天目山。很多松鼠在高茂密的林木上爬上和竄下。很多高級別墅已人去樓空。至富春江的時候乘木船。船夫指嚴子陵釣魚臺和說從船上

看釣魚臺很高，可是在臺上的人覺得手可及水。我們在嶺上的小店吃喰哈（醉蟹）。回雅村後我們才知領隊是上級派來保護我們的人。

每天金華有財政部和軍政部多得不得了。各樣考試。很多同學考軍校和軍政部的各種班。三十餘位同學考取西安的軍校第七分校。我亦被錄取。錄取者緊隨著出發。我打聽要從金華走去西安。若走去，不得了。我不敢去。不少同學們後來從七分校轉入空軍。我們區隊何銑（註三）（空官十八期），瞿挺峰與陳文藻（註四）（空官十九期）先去七分校後轉入空軍官校。

另外十餘位同學們與我去浙江衢州考空軍。我未過第一關，因為體重不足。僅一位同學被錄取。

未離金華的同學們剩三十餘位。我們從雅村搬進城後住金華中學樓上。何姓三姊妹已早離開金華。

三十一年四月，日軍攻浙贛線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的時候金華（註五）危急。我們剩的三十餘位同學們不曉得往那兒跑。有人告訴我們上海市黨部主任委員吳開先先生在金華。我們找到吳主委後請他協助。他說過兩天他要回上海。他也沒辦法。吳主委給我們一筆錢和出一張市黨部公函。他說：「你們拿此公函後想辦法走。看沿途的縣市黨部能不能照顧你們。」

沒有火車了。只有非軍人不能乘的軍用火車。次日我們三十幾人（含十幾位女生）擠上載軍人、馬、軍車和砲的最後一列軍用火車。剛出金華站不久警報響。我們下車後躲警報的時候敵機八架飛往西。警報解除後車行至衢州站的時候警報又響。我們看見敵機七架飛往東。近中午警報解除後多數人趕快上車，因為擔

心火車開了。上車沒幾分鐘的時候緊急警報響。兩次喊狼來後有些人不願意下車。我們因為嚇得不得了，趕快跑。一位同行的女生周瑛不想下車。我一把拉她下車後跑向不遠的凹坡。剛躺下的時候日機到頭頂。

敵機投彈後正中車站。爆炸音震耳欲聾，火車被炸後起火。車上的彈藥不停地被引爆。彼時火車燒柴，因為無煤。車站堆得如山的柴被引燃後大火衝天。我們從堤坎稍擡頭的時候見車站一片零亂，滿身血的人跑。一位跑者的頸子被削掉一大半。他的頭斜著，頸噴血。他沒跑幾步後倒地。被燒死的身子從六尺縮成三至四尺。這很殘忍和真可怕。我認識空軍的破壞力。此次空襲加深我進空軍的決心。

我們三十幾個人集合後無人受傷。周瑛是國府委員葉楚傖的內姪女。她非常感激我。我們的行李全被燒掉。從此我們一身輕。我們在金華買一點行李。（待續）

註一：上海公共（英）租界和法租界的北區稱開北。租界南區稱南市。租界西區稱滬西。租界東區稱浦東。

註二：《維基百科》，二十六年八月十四日下午四時許中國空軍兩架中冒煙的一架試圖向西越租界往虹橋機場迫降。可能飛行員欲投炸彈至空曠的上海跑馬廳。未料彈落跑馬廳東側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交界的愛多亞路（今延安東路），虞洽卿路（今西藏中路），敏體尼蔭路（今西藏南路）十字路口，大世界遊樂場門前。大世界遊樂場設置臨時難民救濟站因為過度擁擠，正安排昨日避入租界的約五千餘難民在門前候車往他處。首枚炸彈在路面爆炸。第二枚炸彈離地數公尺爆炸。兩千餘人死傷。同日南京路外灘匯中飯店（Atrium Hotel）和華懋飯店（Cathay Hotel）門前也發生我空軍誤炸。死傷

數百人。

《空軍抗日戰史》，第一冊，二十四頁。二十六年八月十四日十五時四十分第五大隊二四隊霍克，三架（劉粹剛領隊）到目標後從一千八百英尺高俯衝投彈。一彈中日軍占領區，餘彈落在目標西八百公尺。高炮火多。敵機七架從雲中奇襲我機。副隊長梁鴻雲（二四一〇號）被擊落後墜在離上海二十公里處。他陣亡。袁葆康二四〇六號機輪傳動鍊被擊中。他迫降上海虹橋機場的時候拿大鼎。人安。

註三：《空軍忠烈錄》，第一輯，下冊，五百六十三頁。何銑，廣東省南海縣籍。官校十八期畢業。三大隊二十八中隊少尉三級飛行員。三十五年七月十日他從濟南駕P-51，六三五去炸馬棚莊的共軍。他炸射多次後被高炮擊中後墜在馬棚莊的東山。陣亡。壽二十三歲。他做戡亂任務八次。獲頒三等宣威獎章。被追晉中尉。

註四：陳文藻畢業回國後任官校教官。三年後依華僑身分申請退役。他回鳳凰城與學生時候認識一位雜貨店老闆女兒結婚。

註五：1951日軍對華作戰紀要。關內陸軍航空作戰(2) 362-367-376-378頁。三十一年三月下旬麗水，衢州，玉山機場囤積油彈，增加電台和夜降設施。衢州跑道延至一千八百米。日軍研判企圖敵機從此機場炸日本本土。四月十八日杜立德領B-25十六架從航艦起飛後炸東京。計畫落衢州機場的B-25迷航。被當頭棒喝的大本營儘速發動號作戰殲滅浙江敵軍和消滅其空軍機場。五月十四日十三軍從杭州攻擊第三戰區。五月底十一軍一部兵力攻擊第三戰區西部。此作戰影響派遣軍今年秋至冬季研究準備之四川作戰。五月二十八日占領金華和蘭谿。